



■青春岁月

带甜味的裙子

□马亚伟 文/图

同伴们都有花裙子。是那种俏皮的小碎花，五颜六色，散落在白色的底子上。一朵朵盛开的，是孩子们一份份的满足和欢乐。小伙伴们穿着裙子，会仰起脸，闭着眼，忘情地转圈。

可是，我还没有。母亲说，等甘蔗卖了钱，就给我买裙子。

甘蔗，是那种细弱像高粱秆的甘蔗。那个时代，甘蔗是少有的经济作物。父亲还要在田里忙，卖甘蔗的任务落到母亲头上。母亲那时候应该是二十六、七岁吧，在人群里，话很少，说话声音也很小，很羞涩。

母亲用小拉车带上几捆甘蔗，把我放在甘蔗中间，上路了。这是母亲第一次去卖东西。路上，母亲的脚步飞快，我在颠簸中察觉出了她的紧张。到了邻村的集市上，母亲却脚蹑不前，远远躲在人群众边上。她没有胆量像别人一样扯开嗓子吆喝一阵。吆喝，是招徕买主的重要方法。吆喝得好，买卖也就好。母亲是羞涩的，她不敢开口。走过来一个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母亲就紧紧盯着人家。她的眼睛在说，买根甘蔗吧！买根甘蔗吧！可她的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上了，连很小的声音都发不出来。没有人会停下来，哪怕是打听一下。母亲眼巴巴瞅着人一个个从我们面前走过。半天过去了，甘蔗一根也没卖掉，我们只好回家。

我以为，母亲从此会偃旗息鼓，与卖甘蔗彻底决裂。可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叫起来，她捏着我的脸说，快起来啊，卖了甘蔗，要给你买裙子呢！

因为来得早，母亲占了集市最热闹的位置。一会儿工夫，人渐渐多了。突然，母亲喊了一嗓子，“卖甘蔗了！”我吓了一跳，急忙从车子上跳下来。母亲一定也被自己吓了一跳，脸涨得通

红。她的声音，细长尖厉得有些失真，这是我听过母亲最大的声音。我再看母亲时，她额上已沁出了细密的汗。

接下来，母亲把一捆甘蔗戳起来。她又开始吆喝，一声，又一声。声音一次次被集市上的喧嚣淹没，又一次次响起来。像一株倔强的甘蔗，在风雨的摇撼中一次次挺立，终于站稳了脚跟。母亲的声音，竟然越来越自然，表情也越来越从容。

想来人的某些心理障碍，就像一堵高耸的纸墙，看似森严，一咬牙，冲破而过，忽的便柳暗花明了。其实，真的没什么，只是一道自己设置的虚无的障碍。可是这一冲而过的力量，一定是另一种更为有力的精神支撑。母亲的精神力量，会是我的花裙子，会是农家的日子……很多时候，生活会把人的潜力逼出来，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许多年过去后，母亲现在在集市上卖水果、蔬菜，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还会热情地与人搭讪。

毫无疑问，这次卖甘蔗，母亲取得了最大的胜利。我不知道那一季甘蔗成熟，我们卖了多少钱。我只知道，母亲卖甘蔗越来越轻松。母亲开始计划着钱怎么花。她说，不管怎样，先给孩子买裙子。我的憧憬，便带了甜味。

裙子终于买回来了，虽然那时候天已经不太热了，我的喜悦却在升温。我幸福地把脸贴在裙子上，新鲜棉布的气息，清淡好闻，袅袅飘来。

似乎，裙子上还有甜味，是的，真的有！是母亲那些甘蔗的甜味，一缕一缕，细细密密，织成了我的裙子。裙子穿在身上，我学着同伴的样子，快活地转圈，忘情地舞起来。裙子迎风而舞，有甜味飘散开来……

■家庭相册

煮了一辈子的爱

□佟才录 文/图

他和她是恩爱夫妻。

他是山西人，喜欢吃面，一日无面便不欢畅。于是，从他们结婚的第一天开始，她就每天都煮面给他吃。她对他讲，她要给他煮一辈子的面。不喜欢吃面的她，为了他也开始吃面。因为她爱他，所以连他的习惯也一起来爱。

是夫妻就避免不了相互争吵，他们也不例外。吵不过她，他就倒在床上生闷气，不理她。但只要她说，你起来吧，我去煮碗面给你吃。于是，她下地去厨房为他和面、擀面、煮面。面还没煮熟呢，他却早已从床上爬起来，倚着厨房的门框，对着她嬉皮笑脸。

一年后，他们有了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孩子多了，日子便日渐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于是，他和别人合伙去山里做木材生意。一天夜里，他和司机拉着一车的木材下山，山陡路窄，卡车刹车又失灵，车掉到了山涧里。车毁，人亡。

那一年，他32岁，她30岁。

她是一个贤淑端庄的女人。他去世后，各路媒婆几乎踩破了她家的门槛。可是，无论媒婆怎样磨破嘴皮，介绍的男人有多么优秀，她始终就是不点头。她噙着泪说，她不能对不起他，无论以后的日子有多艰难。

一个寡妇，带着四个挨肩大的年幼的孩子，日子过得要多难就有多难，要多苦就有多苦。但她咬紧牙关，一个人死扛。她用锅底灰把脸抹丑，然后像一个男人一样，去货站做搬运工。夏天，她带着孩子们去郊区挖山野菜；冬天，她领着孩子们去街上捡人家丢弃的煤核儿。无论日子

过得多么清苦，她每天都会煮上一碗面，插上一双筷子，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他的灵位前。

终于，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过起来了。孩子们一个个或娶妻或嫁人，又相继一个个有了孩子，她做了奶奶或姥姥。她也老了，满头青丝变白发，脸上沟壑纵横，牙齿脱落，嘴唇干瘪。世界在变，家里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她每天都会佝偻着身子为他煮上一碗面，放在他的遗像前，默默地看着他“吃”。

她73岁那年，无疾而终。临终的前一天，她对她的小女儿说：你爸爸在那边想我了，43年了，我把你们一个个都拉扯大了，我也该去陪他，煮面给他吃了。

他是我的姥爷，她是我的姥姥。姥姥爱了姥爷一辈子，给姥爷煮了一辈子的面。虽然他们在一起相伴的时间不长，但他们两颗心却整整相爱了一生一世，即便阴阳两隔也没能阻挡。



■图片故事

做母亲的贴心小棉袄

□程广海 文/图

去年秋天，我乔迁新居，回老家整理旧报刊书籍的时候，在母亲存放鞋样的书中发现一张从未见过的照片。这是一张母女的合影。我一眼就看出那是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中的那个小“女孩”有二三岁的样子，紧紧靠在母亲的胸前，头上扎着一个直立的小辫，一双可爱的眼睛正努力地望着什么，似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种种好奇，女孩胸前的一枚毛主席纪念章，明显地烙上那个时代的印章。

母亲告诉我，她在怀我的时候就希望我是一个女孩，因为在农村，头胎是女孩，家里的负担要轻一些。女孩可以不上学，还能照顾下面的弟弟妹妹，帮助家里干些割猪草、下地的活。可结果相反，我是个男孩。母亲想女孩的心太切，就把我当女孩养着，扎小辫、穿花褂，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我二弟的出生。

自二弟后，母亲又生下了我三弟，这下我们家有了三个男孩，母亲犯愁了。这三个男孩不仅要上学，长大后还要盖房娶媳妇，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女孩多好啊，能陪着母亲说说开心的话，长大了有个婆家，母亲还能多一门亲戚走动，所以，母亲思念女孩的念头越来越重了。村里的人都知道母亲要女孩心切，甚至有调皮好事的人对母亲开玩笑说，村西的大洼里不知道谁扔了个女孩，你还不快抱去。每当这时，母亲总是满怀希望地跑去，两手空空地回来。

母亲终了却要一个女孩的心愿，这张拍摄于1968年的照片，应该是埋藏在母亲心中最美最灿烂的记忆了。发现了这张照片后，我把这事讲给妻子听，妻子心里也酸酸的。都说女儿是母亲的贴心小棉袄，母亲这一辈子就想要个女孩，如今老了，连一个去闺女家的机会都没有，她内心该是多么寂寞苦楚啊。我对妻子说，母亲既然把我当一个女孩养过，那我就尽一个“女儿”的心，以后要多回家看看老人，多陪陪母亲。

死，让挨着他的人烦死的小安同学。撒谎骂人是家常便饭，用情感化更是对牛弹琴，成绩不用提了，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大冰块，张老师愣是用心用情小心地呵护着，一点点努力着把它焐化。这巨大转变的背后是张老师的点滴付出，更是源于她那颗热爱学生、接纳学生、尊重学生的心。今年的教师节，小安同学还主动给张老师自制了贺卡，虽然字迹和画图都是那么稚拙，但张老师爱不释手，在她看来那才是最甜美的果实。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八小时内外的敬业

□刘煜菁

教师不辛苦是假的，教师只工作八小时也是假的，而一名好教师的敬业却是真真切切的。

去年暑假刚开学不久，和张秀荣老师搭班的英语和数学老师就纷纷病倒了，语数英三门主科只剩下她一人，突发情况下，张老师要去代课，早自习、管理班都“长”在班里，就连课间、放学后都很少见到张老师闲下来。

今年暑假归来，又一个“噩耗”传来，因为一位二年级的代课老师临时提出离开，只得调离一个老教师补位，张老师被重新安排了任务：担任五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教师！这又是一次挑战，课多了是小事，作业也从35本增加到了70多本，还要努力地去和另一个班的孩子磨合适应。这个过程中，张老师和学生谈心，和老师交流，和家长沟通，坐下来喝口水的功夫都少之又少。可她却总是笑呵呵地说：“还好我没倒下，这一百多斤不白长，就是禁折腾。”如此乐观地调侃面对的困难，如此积极地补位学生的需求、学校的需要，我想，这就是敬业，这就是忠于职守，尽职尽责。

四年级要迎接朝阳区体质健康测试，孩子们自发地早晨来校锻炼，为了提高锻炼效率，保证学生安全，上到学校领导，下到体育老师、班主任和副班主任都排出班来轮流和孩子们一起早早地参加锻炼。张老师家住得远，上班单程就需要两个小时，她不但没有申请特殊照顾，反而为了给学生们鼓劲儿，为组里家中有孩子的老师提供便利，每天坚持和孩子们一起早锻炼，一坚持就是近一个月，从未中断。想想真是挺心疼的，早晨四点多起床，晚上七八点到家。可是张老师却并不以为然。“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累，坐在车上睡一觉就到校了”是张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面对困难，率先垂范，不喊苦不叫累，我想，这就是敬业，这就是勤勉工作，脚踏实地。

再来读读这条留言：“老师，您辛苦了！您为了我们付出很多心血，您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一年前在张老师刚接班时还曾因为老师的一句批评而在纸条上写下“我讨厌你，我恨你，张秀荣！”他，就是让爱他的人急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